

# 反革命狂想曲的幻灭

——“四人帮”利用电影反党的铁证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反革命狂想曲的幻灭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5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  $\frac{7}{8}$

197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561

定价 1.30元

## 毛主席语录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采用各种方法，企图利用文艺阵地，作为腐蚀群众、准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

## 目 录

反革命狂想曲的幻灭 .....杨志杰 朱 兵(1)

附:《反击》(电影完成台本)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出反革命丑剧

——评反动电影剧本《盛大的节日》炮制的前前后后

..... 永 明(97)

附:《盛大的节日》(电影文学剧本)

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代表作

——影片《欢腾的小凉河》炮制出笼经过

.....上海电影制片厂《欢腾的小凉河》摄制组(211)

附:《欢腾的小凉河》(电影文学剧本)

从反动电影《千秋业》看“四人帮”

乱军篡权的狼子野心

..... 上海警备区某部 丛 军(301)  
上海电影制片厂《千秋业》摄制组

决不容许“四人帮”毁我长城

——记五一〇三三部队指战员抵制拍摄反军乱  
军毒草影片《千秋业》的一场严重斗争

..... 《解放军报》记者(309)

附：《千秋业》(电影文学剧本)

这笔账一定要清算

——从反党影片《春苗》的出笼看“四人帮”篡党  
夺权的罪恶阴谋

..... 上海电影制片厂大批判组(420)

《春苗》是一棵大毒草

..... 山东省利津县贫农社员 赵安亭(431)

编后记.....(435)

## 反革命狂想曲的幻灭

杨志杰 朱 兵

《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是一篇好文章。它从剖析反动影片《反击》中的所谓“走资派”的形象入手，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四人帮”炮制反动影片《反击》，是他们篡党夺权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搞出这部影片，他们倾巢出动，一齐上阵，定主题，选外景，临现场，发指示，紧锣密鼓，喧喧嚣嚣，忙得不亦乐乎。影片刚开拍，就一催再催，急如星火；摄制未完，就布置吹嘘鼓噪；连某月某日登广告都已定好。可是，到预定出笼的前夕，张春桥又突然下令暂不公演。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安插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露了底：“要等时机”，“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好家伙，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实现反革命复辟的“时机”就要到来了，他们就要举起资产阶级的钢刀杀人了。这哪里是拍摄电影？分明是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猖狂进攻，分明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预演。

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这部反革命狂想曲还没有来得及演到最后一幕，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罪恶阴谋。这部影片不仅成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证，也成了一个绝妙的反面教材。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时就指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今天，把反动影片《反击》拿出来示众，以供广大群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它和它的炮制者进行彻底批判、彻底清算。毒草是可以肥田的。让我们一起来锄掉《反击》这株毒草，以肥社会主义之田吧！

电影《反击》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精心炮制的一株大毒草，是他们妄图篡党夺权、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一次预演。影片中的主要反面人物是省委第一书记韩凌。他头上有三顶大帽子：“走资派”，“还乡团”，“刽子手”。“四人帮”杜撰韩凌这个典型，是为了丑化革命的老干部，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 倒打一耙，走资派陷害革命派

“走资派”。不错，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这样的人；他们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推行篡党夺权、复辟倒退的极右路线。那么，为什么说《反击》中“走资派”形象的塑造过程，却是个阴谋呢？这

是因为“四人帮”及其亲信所说的“走资派”，是按照他们所谓老、大、多的理论炮制的。所谓“老”，就是资格老。在“四人帮”看来，凡老皆“修”，越老越“修”，他们把老革命都说成“民主派”，又把“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说成“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在影片中，韩凌是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按照“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当然要戴上走资派的帽子了。所谓“大”，就是权力大。韩凌职务的设计，就是按照这样的条件不断升级的。先打算写校党委书记，后改为教育厅长、省委文教书记，最后确定就写个“不肯改悔的省委第一书记”，而且要从他嘴里“说到中央”。“四人帮”的亲信扬言，他们的写“走资派”，“就是要抓”韩凌这样的坐着“红旗车”的“大家伙”。所谓“多”，就是数量多。按照“四人帮”的理论，走资派简直无处不在，遍地乱走，除了省委第一书记韩凌是走资派外，省报主编、黄河大学革委会主任等等统统被写成走资派，一个个都是“顽固不化”，“不肯改悔”。总之，“四人帮”所说的“走资派”，“大”至中央，“多”到全国，“老”到最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没有他们自己。

“老、大、多”，关键在于“大”。“四人帮”的所谓“写走资派”，矛头是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击》中就是这样，他们把韩凌写成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处心积虑地在这个人物身上影射攻击周总理。他们故意用周总理生前某一位秘书的名字作为韩凌秘书的名字。经人指出之后，仍然采用谐音的办法，继续影射。他们还故意把影片中那个反革命组织的名字叫做“拯救四化委员会”，公然影射



和攻击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宣布的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其用心何其毒也！不仅如此，《反击》剧本一脱稿，“四人帮”的亲信就立即指令接着写《反击》续集，并再三强调主题要反映“按既定方针办和不按既定方针办的斗争”，猖狂反对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按照“四人帮”的计划，他们的“反击”还要续下去。续下去还要反对谁？不用问，有他们的“既定方针”摆在那里，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有一个，他们就反一个，有多少，他们就反多少，他们的“反击”，就是要反对一切，打倒一切，最后剩下他们自己那一帮。

“四人帮”的理论家们，不是常常摇头晃脑地讲自己最懂“辩证法”吗？岂不知，唯物辩证法是无情的，它常常无情地嘲弄那些倒行逆施的小丑。既然“四人帮”精心设置的“走资派”是这样多，要打倒一大片，那么，他们自己岂不就是“一小撮”了吗？事实正是如此！“四人帮”总是自觉地站到八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面前，他们永远显得十分孤立、十分虚弱、十分渺小；而越是这样，他们便越是“自我扩张”，为自己树碑立传。在《反击》中，“四人帮”一面把革命的老干部污蔑为走资派，一面又拚命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老干部”。“四人帮”心目中的英雄，影片中的所谓“老干部”赵昕，就是他们竭力吹捧的一个“老前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这样吹捧？因为她是江青的化身。这个戴着“江式眼镜”的赵昕，竟然操着江青的腔调，恬不知耻地自我吹嘘说：她“雪山、草地都跟着

毛主席过来了！”好一个“爬雪山过草地”的“老革命”！谁不知道，当我们的革命老前辈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四人帮”中的所谓“老革命”，正在为敌人缴械，向敌人投降呢？当年争演《赛金花》、向独夫民贼蒋介石献机祝寿的，不就是这个江青吗？！他们爬过什么“雪山”？他们爬的是敌人的“狗洞”！他们走过什么“草地”？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成天花天酒地！而这帮连歌颂伟大长征的《万水千山》都不肯看一看的家伙，竟然要在银幕上为自己捏造亲身经历“雪山、草地”的“光荣历史”了！这真比当年刚刚混进革命队伍的林彪硬要把自己打扮成“南昌起义”的代表还要无耻！

究竟谁是走资派？“四人帮”在《反击》中把韩凌描写得昏庸无知、腐败不堪，企图用歪曲丑化的手法，把他写成革命老干部的典型。我们说：“四人帮”的先生们，你们写的这个“走资派”，象则象矣，但并非“维妙维肖”！如果把江青的自我吹嘘、想当女皇也写进去，岂不美哉？如果再把王洪文在上海百货商店，一手提着店中出售的玩具鸟笼，一手叉着腰，晃着脑袋，抖着腿装流氓的丑相也照下来，岂不快哉？走资派韩凌的房间，不是还缺少张春桥家里那么多进口的电视机吗？你让韩凌闹个“不懂马列”的笑话，未免空洞，如果把姚文元那些连篇累牍的黑文中用修正主义货色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大量事例加进去，就充实得多了！只要把你们“四人帮”的“真人真事”如实写出来，哪怕是十分之一，也就很象一个走资派的典型了！

如此种种，充分说明了走资派不是别人，正是“四人帮”这些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从历史反革命到现实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就是他们走过的道路；从不断捣乱到最后灭亡，就是他们的必然归宿。

### 贼喊捉贼，复辟派乱揪“还乡团”

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把革命派打成“走资派”，自己便会显得很“革命”，这就是“四人帮”“写走资派”的一个目的。然而，这种“倒打一耙”的把戏，还只是他们反党三部曲的第一部；还有第二部：“贼喊捉贼”。在一片“革命”得很，也激烈得很的口号声中，“四人帮”进一步把他们攻击的“走资派”，打成“还乡团”，从而，他们自己也就在与这种“还乡团”作“殊死搏斗”中打扮成了“反潮流的英雄”。于是，便需要给韩凌戴上第二顶大帽子：“还乡团”。

提起还乡团，人人咬牙关。对那种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地主阶级别动队，谁不切齿痛恨呢？“四人帮”把韩凌写成“还乡团”，是为了煽起人们对他的憎恨，以便捉而打之。但是，只要我们翻开这顶大得吓人的帽子一看，便会哑然失笑；原来里边装的是另外一种货色！

什么是“四人帮”所说的“还乡团”呢？还是让我们看看对韩凌的出场安排吧！韩凌第一次和观众见面，就是坐着“红旗车”回来官复原职的。只见他满脸横肉，放声大笑，口出狂言，心怀叵测，正在得意之际，忽然江涛的“开门办学大

军”迎面截断了他的去路，于是韩凌只得气急败坏地喝令司机：“开倒车”。这一下，明白了，他们所谓的“还乡团”就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重新工作，即他们所谓“官复原职”的人。“复职”就是“复辟”，这就是“四人帮”写“还乡团”的第一条原则。

他们写“还乡团”的第二条原则是：老干部重新工作后，必然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不肯改悔。在炮制《反击》的过程中，曾有人提出最后是否可以“体现一下党的政策”，让韩凌有所转变。这种看法立即遭到“四人帮”亲信的痛斥，说什么，这是“对重大理论问题理解不够”，还公开叫嚣：“对政策的考虑是多余的”。什么“重大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哪一项重大理论，没有被他们歪曲，被他们修正？他们的所谓“重大理论”，不过是臭名昭著的“张春桥思想”，不过是“四人帮”篡党窃国的一整套“既定方针”。什么“多余的”，他们公然把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说成是多余的，他们反毛主席的丑恶目的暴露得多么清楚，他们是专门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的！

他们写“还乡团”的第三条原则是：“复辟派”有“一层人”。在“四人帮”及其亲信的授意下，影片里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受批判的干部都被写成耿耿于怀、怨气冲天，而韩凌一上任，又无不加官晋爵，沉渣浮起，成为韩凌反攻倒算的帮凶。用“四人帮”亲信的话来说，就是什么“还乡团除了团长，还有副团长，中队长，小队长”呀，什么“走资派还在走，不是一个人在走，是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呀，什么

和韩凌“有一样思想的有一层人，要解决这一层人的问题”呀，等等，等等。请看，“四人帮”眼里的“还乡团”哪里是“一小撮”，分明是一个团、几个团，甚至几十个团，简直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复辟大军”！

根据这三条原则，“四人帮”便提出了一个激烈得很的口号，叫做：“揪一层”和“层层揪”。

这是一个直接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反革命口号！

这个口号全面否定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面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我们绝大部分革命老干部在这场大革命中经受了风雨，得到了锻炼，焕发了革命的青春，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肩负起革命的重担。这本来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但是，“四人帮”却把这些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老干部看成老冤家、死对头，视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恨不得把他们通通揪出，一概打倒，都扫进十八层地狱。这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否定又是什么？不仅如此，在《反击》中，“四人帮”把韩凌的“复职”当作“复辟”路线的具体体现，并极力渲染韩凌怎样狂热地大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威风，其目的是为了引出一个更具有煽动性的问题：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岂是自己或别的什么人能够随便使其“官

复原职”的吗？而且，他们写韩凌只不过是一个代表，象韩凌这样“一层人”“复职”即“复辟”的“根子”在哪里？“四人帮”的矛头所向，是十分清楚的。“四人帮”通过韩凌形象的塑造，企图向人们展示这样的逻辑：老革命都是“走资派”，“走资派”都是“还乡团”，“还乡团”都该被打倒，而他们所以没有被打倒，还复了职，因为他们的根子在中央。请看，“揪一层”，“层层揪”这个口号的反动性不是十分清楚了吗？

“揪一层”，哪一层？“层层揪”，怎样揪？“四人帮”用自己的丑恶表演，作了具体的回答。在《反击》中，他们表现出：“揪一层”，就是要通过揪与韩凌不相上下的独当一面、主持工作的负责人，进一步查“根子”、追“后台”，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把这“一层人”揪出来，地方就乱了，中央就空了，他们就好乱中夺权了。所以，他们塑造韩凌，就是为了“电影一出来，就在各地掀起一个揪省委第一书记的运动”，从而把全党全国都搞乱！其实，他们哪里等得及影片出来，还在拍摄过程中，这个“运动”就已经开始；在“四人帮”及其亲信的操纵下，《反击》摄制组到哪里去拍外景，哪里就掀起揪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逆流。从而，在摄制组里，发生了递送黑信、搜集黑材料等怪现象，在电影的拍摄地就出现了大量的打倒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大标语。更有甚者，有的人不断用电话同北京联系，声称只要“影片一通过，立即就去揪斗省委主要负责人”。还有一次，“四人帮”的亲信看到一批省委书记和各部部长到一个学校去参观，就咬牙切齿地说：“来了一群还乡团”。既然是“还乡团”，按照“四

人帮”的“既定方针”，当然都在该“揪”之列！可见，这些主持中央和地方工作的“一层”党政军负责同志，都是“四人帮”要揪的对象。

“揪”韩凌这样“一层人”还只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步骤，接着便是“层层揪”。层层揪就是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大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小到工厂车间、人民公社生产队，来一个全面大夺权，借用《反击》中的一句话，叫做：“不听话，新的老的一块撻！”“四人帮”不是强调要写“省、市、地、县”都有“走资派”吗？不是要通过韩凌这一层人“说到中央”，来表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吗？必须指出，影片中“说到”的“中央”，实际上是指当时已经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同志。张春桥不是一面抛出“写走资派”的黑纲领，一面在那里恶狠狠地诅咒什么“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吗？“四人帮”的亲信不是一边炮制《反击》，一边咬牙切齿地狂吠：“中央出了大走资派”吗？这就是要为他们反对华国锋同志，全面夺党中央的大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们看，在“四人帮”的明文规定下，为了配合他们“层层揪”，不管是诗歌还是散文，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不是都非得写走资派不可吗？没有写的，就硬加一个；原来改悔的，不准改悔！一时间，在舞台上，在银幕里，“走资派”的帽子满天飞，“还乡团”的队伍到处跑。“四人帮”过去高唱要以“高大完美”的英雄典型“占领舞台中心”，如今却让无数个“走资派”占领舞台，这岂不是绝妙的讽刺吗？然而，这正是“四人

帮”所要制造的那种场景，我们的国家真的已象《反击》中所描写的那样，“走资派”正占领着政治中心，到处是“乌云翻滚，浊浪排空”，非由“四人帮”这些“救世主”来力挽狂澜，收拾残局不可了。

请问，到底谁是“还乡团”，究竟谁该“揪出来”？比起历史上那些复辟派来，“四人帮”表演得也够充分了：他们把专横跋扈、篡位夺权的吕后抬出来“学习”，他们对投降卖国的慈禧太后自愧不如，其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伪造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所谓“按既定方针办”，他们做好了标准头像，选好了黄道吉日，准备一旦大功告成，便要面南登基，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去。这些封建帝王的好子孙，复辟牌“帽子公司”的总经理，难道不正是当代最大的“还乡团”吗！

### 一枕黄粱，癞皮狗变成落水狗

《反击》中韩凌这个形象，最终在于说明，韩凌这样“一层人”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于是，韩凌的帽子除了“走资派”“还乡团”之外，还有第三顶：“刽子手”。“四人帮”的篡党夺权三部曲也就到了最后阶段，取而代之。

影片中写到，韩凌为了强行贯彻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竟然到处制造白色恐怖，随意撤换党的干部，甚至把“正确路线的代表”江涛投进监狱。《反击》通过一系列阴森恐怖、凄凄惨惨的描写，“控诉”了韩凌“迫害江涛”的“罪



行”。矛盾发展到高潮，江涛含义深长地大声疾呼：“他们现在还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很大一部分权力！”

好一个“很大一部分权力！”江涛这一声呼喊，的确是《反击》的“点睛之笔”，它暴露了矛盾的性质，表现了冲突的焦点，也最后供出了“四人帮”把韩凌写成“刽子手”的恶毒用心。

韩凌和江涛的矛盾，显然已上升为夺权与反夺权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韩凌成了一个比地主、资本家，甚至比国民党反动派还厉害的反革命。江涛是这样“控诉”他的：“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谁能把共产党员投进监牢呢？国民党办不到，地主、资本家办不到，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办到了”。韩凌既然如此罪大恶极，当然应该坚决打倒。但是，请注意，《反击》中的韩凌，可是“四人帮”精心杜撰的“老、大、多”的“走资派”的典型。他们意在表明：“修正主义上台”，不仅仅是韩凌一个。韩凌烂掉了，省委烂掉了，省报烂掉了，党的各级领导都烂掉了。岂止如此，韩凌所代表的那“一层人”也就都烂掉了，也就是各省的省委、省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都和韩凌所在的省一样，烂掉了！而且，他们是有根子的，根子在“中央”。这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已经被修正主义所篡夺，“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层人”都在干着“国民党办不到，地主、资本家办不到”的坏事。如果把所谓“一层人”换成一小撮，把党的各级领导换成“四人帮”，这样的描绘倒是十分恰当的，但是在这里，“四人帮”所攻击的，却是我们的无产